

明

史

明史卷三百六

列傳一百五十七

何維栢

趙錦

吳時來

張翀

董傳策

鄒應龍

林燭

何維栢字喬仲南海人少入學舍見同舍生臨祭而
誕輒正色譙讓衆皆愧之嘉靖十四年成進士選庶
吉士授御史雷震謹身殿上章極陳修省之要且言
方今四海困竭所在流移而所司乃議加賦不為陛
下惜萬姓之命不忠孰甚焉夫人心洶洶敢怒而不
敢言者久矣如使橫歛交作民訴無所勢不為盜不

止違事方殿內患復起維悔豈有及哉因請罷沙河
行宮金山功德寺工作及安南問罪之師帝頗嘉納
維栢尋引疾歸久之巡按福建歲稔賑救有方二十
四年五月疏劾大學士嚴嵩奸貪罪比之李林甫盧
杞且謂嵩進顧可學盛端明修合方藥邪媚要寵帝
震怒遣官逮治士民遮道號哭維栢意氣自如謝遣
之既至下詔獄廷杖除名家居二十餘年隆慶改元
召復官擢大理少卿遷左僉都御史疏請日御便殿
召執政大臣咨謀政事并擇大臣有才德者與講讀
儒臣更番入直以備顧問資啓沃宮中燕居慎選老

成謹厚內侍調護聖躬俾游處有常幸御有節非隆
冬感寒母輟朝講務兢兢業業日謹萬幾不可自暇
自逸帝報聞進左副都御史又請勸聖學勵臣工母
憂歸萬曆初還朝歷吏部左石侍郎陳振飭百司八
事已極論鬻官之害為部議所格御史劉臺劾大學
士張居正居正乞罷維栢偁九卿留之反居正遣父
喪有詔吏部諭留尚書張瀚私叩之維栢維栢毅然
曰天經地義何可廢也瀚從之而止居正怒罷瀚維
栢坐停俸三月旋出為南京禮部尚書會當考察維
栢自陳居正遂從中罷之維栢雅好陳獻章之學既

歸聞天山書院講學其中從游者甚衆卒益端恪弟
維禔進士選庶吉士終禮部主事

趙錦字元朴餘姚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江陰知
縣巨盜許資出沒為患設策禽之歲饑勸民相假貸
上官行部有責供張不辦者錦從容言曰民饑且死
忍復股削之耶其人報而罷居三年徵授南京御史
江陰人為立祠時以江洋有警議設總兵官于鎮江
錦言小寇剽掠當屬有司治之不足煩重兵置大帥
為公私擾卻議猶持兩可帝竟罷之已疏言自淮安
抵兗州數百里間民多流庸蕪萊彌望乞蠲逋租寬

佞倭簡廷臣有才望者各有司拊循壘聞皆報可時
軍興屢支告缺令民輸粟入馬得官錦衣錦抗疏極
陳不可尋清軍雲南三十二年元旦日食錦以為權
奸亂政之應馳疏劾嚴嵩罪其略曰臣伏見日食元
旦變異非常又山東徐淮仍歲大水四方頻地震災
不虛生必以類應昔太祖高皇帝罷丞相散其權于
諸司為後世慮至深遠也今之內閣無宰相之名而
有其實非高皇帝本意頃者夏言以貪暴之資恣睢
其間今大學士嵩又以佞奸之雄繼之怙寵張威竊
權濳啟事無巨細罔不自專人有遠忤必中以禍於

是百司望風揚息天下之事未聞於朝廷先以聞於
政府白事之官班候於其門請求之賂輻輳於其室
鈐司之黜陟本兵之用舍莫不承其意指違臣失事
率糜削軍資納賂嵩所無功可以受賞有罪得以逭
誅至于宗藩勲戚之襲封文武大臣之贈謚其遲速
予奪一視賂之厚薄以至希寵干進之徒妄自貶損
稱號不倫簾恥掃地有臣所不忍言者矣陛下天縱
聖神乾綱獨運自以予奪悉由宸斷題覆則在諸司
闡臣不過擬旨取裁而已至于諸司奏稿並承命于
嵩陛下安得知之今言已蒙誅而嵩猶得播其惡者

言剛暴而疎淺其惡易見。嵩柔佞而機深其惡難知也。嵩窺伺逢迎之巧，似乎忠勤諛諛側媚之態，似乎恭順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伺諸臣之動靜而先發以制之。故敗露者少，厚賂左右親信之人，凡陛下動靜意向無不先得，故稱旨者多，或伺聖意所注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乘事機所會從而鼓之以肆其毒。使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于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于政府。幸而洞察于聖心，則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遂傳于後世，則陛下代嵩任其咎。陛下豈誠以嵩為賢邪？自嵩輔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賄是

效群臣悌陰中之禍而忠言不敢直陳四方習貪墨
之風而閭閻日以愁困頃自庚戌之後外寇陸梁陛
下嘗募天下之武勇以足兵竭天下之財力以給餉
搜天下之道逸以任將行不次之賞施莫測之威以
風示內外矣然而封疆之臣卒未有為陛下寬宵旰
之憂者蓋緣權臣行私將吏風靡以格克為務以營
競為能致朝廷之上用者不賢賢者不用賞不當功
罰不當罪陛下欲志太平則群臣不足承德于左右
欲遏戎寇則將士不足禦侮于邊疆財用已竭而外
患未見底寧民困已極而內變又虞將作陛下躬兼

至聖憂勤萬幾三十二年于茲矣而天下之勢其危如此非高之奸邪何以致之臣願陛下觀上天垂象之顯察祖宗立法之微念權柄之不可使移思紀綱之不可使亂立斥罷嵩以應天變則朝廷清明法紀振飭冠戎雖橫臣知其不足平矣當是時楊繼盛遠以劾嵩得重譴帝方蓄怒以待言者得錦疏震怒手批其上謂錦欺天誘君遣使逮治而慰諭嵩倫至于足錦萬里就獄屢墮檻車濱死者數矣既至下詔獄考訊拷四十斤為民父墳時為廣西叅議亦杖劾歸錦家居十五年穆宗即位起故官擢太常少卿未上

進光祿卿江陰歲進子鱗萬斤錦奏減其半永樂時
尚膳監有羊房置牧田十三頃又設司牲官吏及牧
卒歲費數千金徒滋奄人乾沒錦請罷之歸其羊光
祿卒為中官孟冲所格隆慶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
撫貴州苗寇龍得鮮等作亂遣守備謝崇爵破禽之
宣慰安民素桀驚畏錦為之效命三年入為大理卿
歷工部左右侍郎嘗署部事帝遣中官督蘇杭織造
給事中陳行健御史任居良爭之不得錦極陳公私
用敝由是頗有裁省孟冲奏補官八十六人錦言前
歲虛冒方限定額不宜復增以妨大信不從萬曆二

年遷南京右都御史改刑部尚書張居正遭喪南京
大臣議疏留錦及工部尚書曹三暘不可而止移禮
部又移吏部俱在南京八年錦以居正為政操切頗
營議之語稍聞居正怒令給事費尚伊劾錦講學談
禪妄議朝政錦遂乞休去居正死給事御史交薦起
故官十一年召拜左都御史錦素負物望御史李植
江東之諸人推轂甚力而植等方攻大臣諸大臣中
時行許國楊巍輩皆杜門求去朝端譟然錦心惡之
疏言言官論劾大臣當權其生平人品事業不宜驟
肆詆毀乞慰諭大臣出視事責御史言過以存國體

帝然之下詔戒諭由是諸大臣獲安而是時方籍居
正貲產錦上言世宗籍嚴嵩家禍延江西諸府居正
私藏未必遽嚴氏若加搜索恐貽害三楚十倍江西
之民矣且居正誠擅權非必別有異志而其翊戴冲
聖風夜勤勞中外寧謐功亦有不容盡泯者令其官
廩贈謚及諸子官職並從褫奪已足示懲乞特賜哀
矜稍寬其罰不納太和山守備中官田玉請獨主守
備事改分守道臣勅書毋令得干預帝許之給事中
王三餘爭之不得錦言太和各雜一山幅員八百餘
里與河南陝西錯壤分守參政不聽協行則撫治都

御史亦難致詰不幸有如劉千斤曹崙輩竊發其間
將責之內臣亦抑責之分守撫治亦疏入不報二品
六年滿加太子少保十三年四月掌通政司倪光薦
加工部尚書當班錦上錦頗不平吏部為請乃加錦
兵部尚書掌院事如故錦摘陳御史封事可抹者數
條請旨行之四川巡撫雖遵有憾于錦假條奏指錦
為奸臣御史周希旦給事中陳典郊不直遵交章論
列遂調遵外任帝幸山陵錦再奉勅居守焉其冬以
繼母喪歸十九年召拜刑部尚書錦時年七十六矣
再疏辭不許行次蘇州卒贈太子太保謚端肅錦始

終屬清操。篤信王守仁學而教人。則以躬行為本。嘗曰。惟實踐乃為真知。背倫物而言覺悟。失先師旨矣。守仁從祀孔廟。錦有力焉。始以忤嚴嵩得重禍。及之官貴州道。高里見嵩葬路旁。惻然問之。屬有司護視。後忤居正罷官。居正被籍。復為營救人。以是稱錦長者。

吳時來字惟修。仙居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松江推官。攝府事。倭寇犯境。鄉民攜妻子趨城。或議闔門毋聽入。時來曰。城外非吾民耶。悉納之。客兵橫悍。好剽掠。時來以恩結其長。犯即行法。無敢譁者。賊來攻。

城驟雨城壞數丈時來以勁騎扼其衝而急興版築
三日城復完賊乃棄去擢刑科給事中三十七年劾
罷兵部尚書許論宣大總督楊順及巡按御史路楷
論等皆嵩私人嵩疾之甚會將遣使琉球遂以命時
來時來乃抗章劾嵩略言頃陛下赫然震怒遠治債
事邊臣天下人心莫不欣快臣謂邊臣腹削軍資以
饋執政罪也若執政受其饋而朋奸罔上獨得無罪
哉嵩輔政二十年文武遠除悉出其手潛令于世蕃
入直禁所批荅章奏世蕃因招權示威願指公卿奴
視將帥筐篚苞苴輻輳山積猶無厭足用所親萬家

為文選部方祥為職方部每行一事推一官必先稟
命世蕃而後奏請陛下但知議出部臣豈知計皆出
萬父子私意哉他不具論部如趙文華王汝孝張經
蔡克廉以及楊順吳嘉會革或祈免死或祈遷官皆
剝民膏以營私利虛官帑以實權門陛下已洞見其
一二言官如給事中袁洪愈張璫御史萬民英亦嘗
屢及之顧多旁指微諷無直攻萬父子者臣竊謂除
惡務本今邊事之不振由于軍困軍困由于官邪官
邪由于執政之奸貨若不去萬父子陛下雖宵旰憂
勞邊事終不可為也是時主事張翀董傳策與時來

同日劫嵩而斫及時來皆徐階門生傳策則階邑子
時來先又官松江于是嵩疑階主使密奏三人同日
構階必有人主之且時來乃憚琉球之行借端自脫
帝入其言遂下三人詔獄嚴鞠主謀者三人瀕死不
承策言此高廟神靈赦臣為此言斥主獄者乃以三
人相為主使讞上詔皆戍烟瘴時來得橫州陸慶初
召復拔官進工科給事中條上治河事宜行之又論
薦譚綸俞大猷戚繼光宜用之薊鎮專練邊兵省諸
鎮征調事皆施行撫治耶陽僉都御史劉秉仁被劾
且調用時來言往議汰太和山分守內臣秉仁懷首

鼠薦未監李芳無大臣節不當復列朝籍東仁遜坐
罷帝免喪既久臨朝黜未嘗發言時未上保泰九
劄曰致戒懼端游幸戒嗜好發繪音習奏事嚴票寺
慎傳奉弘虛受禁誣指語甚剴切報聞尋擢順天府
丞隆慶二年拜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先是以
倭警增募水軍六千餘人歲徵餉民間七萬時未請
量存千七百人餘皆以之淮安徐州及高郵寶應歲
徵追補民壯餉銀三萬四千時未以歲饑乞免成報
可四年春巡撫廣東將行薦所屬有司至五十九人
吏科都給事中光懋等劾其濫奉會高拱掌吏部雅

不喜時來貶雲南副使明年復為拱黨都給事中韓
楫所劾落職閒住張居正當國抑不用萬曆十二年
始起湖廣副使俄擢左通政歷吏部左侍郎十五年
拜左都御史以累朝律例多未盡數有條奏時大臣
年高者率為言官楫擊時來言七十而退禮之經也
然老成國之典型苟其人足用何年齒之拘今尚書
楊巍傅希摯姜寶侍郎陳瓚同時乞休失朝廷優待
老臣之意惟上裁察帝是其言巍等並得留故事大
臣去國率進官承傳歲給大廩至是寔失其制時來
因南京尚書袁洪愈去位歷陳舊典請加禮老臣于

是嚴清陸樹聲俱加太子少保與張瀚何維栢等九人並給夫廩如制誠意伯劉世延怙惡數抗朝令時未劾之下所司訊治時未初以直言速竄聲振朝端中再遭挫折沈淪十餘年晚節不能自堅委蛇執政間持祿保位而已由是連為饒伸薛敷教王麟趾史孟麟趙南星王繼先所劾自是素望衰焉時未亦連章乞休至十八年得疾始聽告歸未出都卒贈太子少保謚忠恪尋為禮部郎中于孔兼所論奪謚

張翀字子儀柳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疾嚴嵩父子亂政抗章劾之其略曰竊見大學士

高貴則極人臣富則甲天下子為侍却孫為錦衣中
書賓客滿朝班親姻盡朱紫可謂遭遇之至矣犬馬
尚知報主况人臣受恩若此者子乃高則有大謬不
然者臣試以邊防財賦人才三大政言之國家所恃
為屏翰者邊鎮也自高輔政以來文武將吏率由賄
進其始不核名實但通關節即與除授其後不論功
次但劾問道即被起遷托名修邊非修邊也以餽焉
也托名建堡非建堡也以餽焉也什賄一入覆軍者
得以廢予濫殺者得以轉官公肆誠欺交相販鬻而
祖宗二百年防邊之計畫廢壞矣戶部歲發邊餉本

以贍軍自蒿輔政以來朝出度支之門暮入奸臣之
府大都輸造者四饋蒿者六臣每過長安街見蒿之
門下無非邊鎮使人絡繹漕輸每日不絕未見其父
先饋其子未見其子先饋其家人即其家人屢年之
富已踰數十萬則蒿家可知私藏充溢半屬軍儲致
造卒凍餒不保朝夕而祖宗二百年秦養之軍盡耗
弱矣夫邊防既隳邊儲既虛使人才足供陛下之用
猶不足憂也自蒿輔政以來藐蔑名器私營業業世
蕃以狙獍之資倚父虎狼之勢招權固利數攫烏鈔
一時無耻之徒展轉營求爭致貨賄絡繹奔走昏查

乞憐遂致靡然成風有如狂易而社宗二百年培養
之人才盡敗壞矣臣竊謂嵩不去雖有善用兵如顏
叔子心計如桑孔而造攻軍儲必不能效且正人日
退小人日進國事靈壞將不可為陛下雖憂民之深
求治之切亦莫益哉夫蒿險足以傾人詐足以惑世
辨足以亂正才足以濟奸附己者加諸膝異己者墜
之淵箝天下之口使不敢言而其惡日以恣此忠義
之士所以搔腕忿激而懷深長之憂者也陛下誠賜
斥逐以快衆憤則緣邊將士不戰而氣自倍百司庶
府不令而政自新天下幸甚書奏速下詔獄考訊誦

戊都司穆宗嗣位召為吏部主事再遷大理少卿隆慶二年春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所部萬羊山踰連湖廣福建廣東之境故為盜藪四方商民亦多種藍其間至是盜出剽劫紳道守備董龍勦之龍聲言搜山諸藍戶大恐兢起拒敵羣盜乘之嘯聚至千餘人江西巡撫劉光濟檄監司撫諭而龍等以紳令追捕甚急巡按御史顧廷對因言藍戶未必皆盜不宜激之使叛紳不能與光濟協謀致諸將邀功生事恐所憂不止萬羊山寇兵部乃請會二鎮撫臣協議撫勦之宜久之事始定南雄劇望黃朝祖流劫始與仁

化諸縣尋徙據湖廣桂陽羅木山勢甚熾聯發兵討
破之禽朝祖以歸四年移撫湖廣召拜大理卿進兵
部右侍郎以侍養歸萬曆初起故官督漕運高郵清
水潭決築塞有功四年召為刑部右侍郎不拜連章
乞休卒于家天啟初贈兵部尚書謚忠簡

董傳策字原漢松江華亭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除
刑部主事三十七年抗疏劾大學士嚴嵩畧言嵩稔
惡悞國陛下豈不洞燭其奸特以輔臣故尚為優容
今旬者改而為恬不知戒負恩愈深居位一日天下
受一日之害今言官既不敢言諸曹又不能言國家

養士二百年一旦披靡至此臣竊痛之夫邊疆督撫
將帥欲得士卒死力必資財用今諸邊軍餼歲費百
萬疆半賂嵩遂令軍士饑疲寇賊深入此其壞邊防
之罪一也吏兵二部持選簿就嵩填註文選卽萬舉
職方卽方祥甘應指使不異卒隸都門諺語至以文
武管家目之此其鬻官爵之罪二也侍卽劉伯躍以
株木行部擅斂民財及都縣贓罰輦輸嵩家前後不
絕其他有司破冑攘斂入獻于嵩者更不可數計嵩
家私藏富于公帑此蠹國用之罪三也趙文華以罪
放逐嵩沒其橐橐巨萬而令人護送南還恐喝州縣

私使民夫致道路驛騷公私煩費此其黨罪人之罪
四也天下藩臬諸司歲時問遺動以千計勢不得不
格克小民民財日殫膏貨日積于是水陸舟車載運
其鄉月無虛日所至要索供億勢如虎狼此其擾驛
傳之罪五也嵩久握重權炙手而熱一時干進無恥
之徒附羶逐穢屬集其門致士風日偷官箴日喪此
其壞人才之罪六也嵩以蔽欺行其專權生死予奪
惟意所為而世蕃又以無賴之子竊威助惡父子肆
克中外飲憤有臣如此非國法可容臣待罪刑曹宜
結奸惡陰下獄不惜嚴氏以謝天下則臣亦何惜一

死以謝權奸疏入下詔徵簡戍南寧穆宗立召復故
官歷郎中隆慶五年累遷南京大理卿進工部右侍
郎萬曆元年改禮部並在南宗兵部郎中張明化族
人有訟為行賄傳策屬求解于巡撫張佳楷傳策受
之而慙其吏人執明化使付兵馬明化以兵馬屬吏
也篡取之揚言傳策父已納其族人賄以脅傳策傳
策遂不敢發已而言官交劾兩人並免歸家居絕下
遇急竟為家奴所害

鄒應龍字雲卿長安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
四十年擢御史時嚴嵩擅政久逆臣攻之者輒得禍

由是相戒莫敢言而應龍知帝眷已落移其子世蕃
蓋資縱可攻而去也其明年乃上疏曰竊見工部侍
郎嚴世蕃憑藉父權專利無厭私擅爵賞廣致賂遺
使選法敗壞市道公行群小競趨要價轉鉅如刑部
主事項治元以萬三千金而轉吏部舉人潘鴻業以
二千二百金而得知州夫以司屬郡吏賂以千萬則
大而公卿方岳又安知紀極平時交通賂賄為之居
間者不下百十餘人而伊子錦衣嚴鵠中書嚴鴻家
奴嚴年暮客中書羅龍文為甚年允稱桀黠士大夫
無恥者至守為鶴山先生遇嵩生日年報獻萬金為

壽威獲富侯若是主人當何如蒿父子故籍袁州為
廣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揚州無慮數十所以豪僕嚴
各主之柳勃侵奪民怨入骨外地年利若是鄉里又
何如尤可異者世蕃喪母陛下以萬年高特留侍養令
鶴扶欄南還世蕃乃聚狎客擁艷姬恒舞酣歌人紀
滅絕于斯而極至鶴之無知則以祖母喪為奇貨所
至驛驢要索百故諸司承奉郡邑為空今天下水旱
頻仍南北多難而世蕃父子方日事搭克內外百司
莫不竭民脂膏塞彼竊壑民安得不貧國安得不病
及久災變安得不迭至也臣請斬世蕃首懸之于市

以為人臣凶橫不忠之戒苟臣一言失實甘伏顯戮
為溺愛惡子召賂市權亦宜亟放歸田用清政本先
是帝頗知世蕃居喪淫縱心惡之會方士藍道行以
扶翼得幸帝密問輔臣賢否道行詐為翼語具言為
父子弄權狀帝由此疎焉而任徐階及應龍奏入遂
勅嵩致仕下世蕃等詔獄而擢應龍通政叅議然帝
雖罷嵩念其贊修玄功意忽忽不樂手札諭階言嵩
已退其子已伏辜敢有再言者當并應龍斬之應龍
深自危不敢履任賴階調護乃始視事久之世蕃誅
應龍益自安歷遷大理少卿進太常卿璽濟宮殿二

十餘祀應龍請止祭春秋不納有師宗祀者以道士
致位太常卿私竊藏金至是應龍槌之宗紀坐遣戍
尋遷大理御隆慶初以副都御史總理江西江南鹽
先遷工部右侍郎五年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朝弼驕
恣違法廷議遣大臣有威望者鎮之乃改應龍兵部
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至則發朝弼罪朝
弼竟被逮萬曆改元鐵索箐賊作亂以便宜發兵討
平之已而番人梅撥反合土漢兵進討斬獲各千餘
人應龍有才氣初以劾嚴嵩得名驟致通顯及是頗
以賄聞而其為太常也省牲北郊東廠太監馮保傳

守而至尊者引入正而莫香儼若天子應龍太駭勅
保僭肆保深銜之及三年京察自陳保修卻令致仕
先是臨安土官善崇明崇新兄弟構事崇明引廣南
僮兵為助崇新則召致交兵已交兵退僮兵尚留慮
龍命部將楊守廉往勅守廉掠村聚殺人僮賊素之
再敗官軍人以咎應龍及是應龍聞罷官不俟代徑
歸已代者王凝欲自以為功力排應龍給事中裴應
章遂劾應龍債事誤國下巡按御史勘報會御史郭
廷格雅不善應龍劾上如駭言應龍遂削籍
林潤守若雨莆田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臨川知

縣嘗以事之南豐寇碎至為畫計却之以治行徵授
南京御史嚴世蕃置酒召潤潤獲辨風生世蕃心悼
之既罷屬客謂之曰嚴侍郎幸謝君無刺論當世事
潤到官首論祭酒沈坤擅殺人諸不法狀置之理已
劾嵩黨副都御史駟懋卿五罪懋卿蒙嵩力得不問
伊王典樸不道廷臣論列者數矣王猶不悛潤復抗
章糾之典樸累奏辨抵潤挾私于是禮部禮科交章
論王不當抗朝命竟劾言官終以世蕃納其厚賄第
下錫責讓潤因言宗室繁衍歲祿不繼請亟議變通
帝深然之下所司集議會帝用鄒應龍言成世蕃雷

州其黨羅龍文澠州世蕃留家不赴龍文一詣戍所
卽逃還徽州故里數往來江西與世蕃計事四十三
年冬潤按視江防廉得其狀馳疏言臣巡視上江併
訪江洋羣盜悉竄入逃軍羅龍文嚴世蕃家龍文卜
築深山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心而世蕃日夜與
龍文排誘時政搖惑人心近假名治第招集勇士至
四千餘人道路洶懼咸謂變且不測乞早正刑章以
絕禍本帝大怒卽詔潤逮捕送京師世蕃子紹庭官
錦衣聞命急報世蕃使詣戍所方二日潤已馳至世
蕃猝不及赴乃械以行龍文亦從梧州捕至遂盡按

二人諸不法事二人竟伏誅潤尋權南京通政叅議
歷太常少卿隆慶元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諸
府屬吏憚其威名咸震慄潤至則持寬平延見父老
咨所疾苦為蠲逋責減科徭汰食之浮于事者覈田
定賦吏民皆悅服居三年卒官年甫四十先是潤鄉
郡興化陷于倭寇潤持疏請蠲復三年發帑金賑恤
鄉人德之旅櫬歸遮道四十里為位祭哭凡三日
論曰世宗曲庇奸邪誅斥善類當時朝士以攻嚴氏
得禍者踵相接也利後有復正氣乃伸隆萬之間忠
節褒顯然其所摧折不既甚乎且世蕃之惡貫盈久

矣鄒林二人乘機遂會始得桿而去之世宗猶追念
罪輔如失股肱終風有暄不日有暄其詩人之謂與

明史卷三百七

列傳一百五十八

海瑞

吳嶽

孫太初

嚴清

王遠

丘楫

袁洪愈

海瑞字汝賢瓊山人舉鄉試入都即伏闕上平黎策
欲聞道置以靖鄉土檄者壯之署南平教諭御史行
縣屬吏成伏搗瑞獨長揖曰忝處師席可屈膝乎遠
淳安知縣布袍脫粟合老僕藝蔬自給遇母生日始
市肉總督胡宗憲聞之曰海淳安非母壽肯食肉耶
時宗憲歲震東南其子過淳安怒驛吏倒懸之瑞曰

曩胡公按部下令所過毋供張余其行裝甚盛必非
胡公子發橐金數千納之藏馳告宗憲宗憲無以罪
也都御史馮懋卿行部過供具甚薄抗言邑小不足
容車馬懋卿恚甚然素聞瑞發胡公子裝為歛威去
而獨巡鹽御史袁淳論瑞及懋竊知縣霍興瓊與瓊
亦抗直不諂懋卿者也時瑞已擢嘉興通判坐摘興
國州判官久之陸先祖為文選擢瑞戶部主事時世
宗享闕日久不視朝深居西苑專意齋醮在外督撫
大吏帝上符瑞禮官輒表賀而廷臣自楊最楊爵罪
後無敢言及時政者瑞感憤四十五年二月上疏曰

惟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其任至重民生利
病一不周即為不稱其任欲稱其任亦惟以其責寄
臣工使之盡言而已臣請披瀝肝胆為陛下陳之責
漢文帝賢主也責諫猶痛哭流涕而言非苛責也以
文帝性仁而近柔雖有及民之美然悠游退避將不
究於急廢此諫所大慮也陛下天姿英斷過漢文遠
甚然文帝能克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使天下賈朽
粟陳幾致刑措陛下則精銳未久妄念牽之而去矣
及剛明之質而誤用之至謂選舉可得一意修真竭
汰脂膏興蒸本二十餘年不視朝法紀弛矣數行推

廣事倒置器溢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
猜疑排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
近人以為薄於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
盜賊滋熾天下因即陛下建元之號而應之曰嘉靖
者言無家不淨也陛下試靜思之今日天下為何如
予適者嚴嵩罷相世籍極刑一時差快人意嵩罷之
後猶之嵩未相之前而已世非甚清明也不及漢文
帝遠甚蓋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古者人君有過
類臣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辭
表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經營購香布寶則度支

差求四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為
陛下正言者諛之甚也然愧心餘氣退有後言欺君
之罪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顧其家
者內外臣工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者也一
意修真是陛下之心惑也過于苛斷是陛下之情偏
也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徇私廢公得一
官多以欺敗多以不事事敗實有不足當陛下之意
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而遂謂陛下厭
薄臣士是以拒諫執一二之不當疑千百之皆然陷
陛下于過舉而恬不為怪諸臣之罪大矣記曰土人

疑則百姓感下難知則君長勞此之謂也且陛下之
誤多矣其大端在於齋醮齋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
聖賢垂訓修身立命曰順受其正矣未聞有所謂長
生之說堯舜禹湯文武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終下
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存至今日者陛下受術
於陶仲文以師稱之仲文則既死矣彼既不長生而
陛下何獨求之至於仙桃天藥恠妄猶甚昔宋真宗
得天書于乾祐小孫奩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
採而後得藥必製而後成今無故獲此二物是有足
而行耶曰天賜者有手執而付之耶此左右奸人造

為妄誕以欺陛下而陛下誤信之以為實然過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責臣下則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齊修害已乎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違於汝志必求諸非道用人而必欲其唯言莫違此陛下之針左也即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為同心今為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為逆者也材歷有聲官戶部者至今首稱之然諸臣寧為嵩之順不為材之逆者得非有以窺陛下之微而潛為趨背者乎即陛下亦何利於是陛下誠知齊修無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宰相侍從言官

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之積誤置其身於充舜禹湯文武之間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率夔伊傅之列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下一振作間而已釋此不為而切切於輕舉度世做精神以求之於繁風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見勞苦終身而終於無所成也今大臣持祿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臣不勝憤恨是以冒死願盡區區惟陛下垂聽焉帝初得疏大怒抵之於地顧左右曰趣執之無使得遁宦官黃錦在側曰此人素有癡名聞上疏時自知觸忤當死市一棺訣妻子待

罪于朝其僮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
頃復取疏讀之日再三為感動太息留中者數月常
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會帝有疾煩懣不樂
召閭臣徐階議內禪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病久安
能視事又曰朕不自謹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使
殿豈受此人詬詈也遂逮瑞下詔獄究主使者尋移
刑部論死獄上仍留中司務何以尚者嘗為帝進龍
涎香揣知帝無殺瑞意疏請釋之帝怒命錦衣衛杖
之百錮詔獄晝夜榜訊越二月帝崩穆宗立兩人並
獲釋方世宗初崩外庭多未知提牢主事聞狀以瑞

且見用為設酒餼款之瑞自疑當赴西市恣飲噉不
顧主事因附耳語宮中適宴駕先生今即出大用矣
瑞驚曰信然乎即大慟盡嘔出所飲食墮絕于地終
夜哭不絕聲既得釋復故官俄改兵部擢尚寶丞調
大理隆慶元年徐階為奔康所劾瑞言階事先帝無
能救于神仙土木之誤畏威保位誠亦有之然自執
政以來憂勤國事休休有容有足多者康乃甘心鷹
犬搏噬善類其罪又浮于高拱人題其言歷兩京左
右通政三年夏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十府屬吏
憚其威莫不銜屬墨吏多自免去有豪家朱丹其門

聞而黜之中人監織造者為賊與從瑞銳意興革疏
請濟吳淞甸茆通流入海民賴其利素疾大戶兼并
一意抑豪強撫窮弱貧民田入于富室者率奪還之
徐階時罷相里居按問其家無少貨階弟侍卻陟恣
行里中輒違治如律下令罷發凌厲所司惴惴奉行
豪有力者至竄他郡以避而奸民多乘機告訐故家
大姓亦時有被誣者又裁革却傳冗費士大夫出其
境率不得供頓由是怨頗與都給事中舒化論瑞迂
滯不達政體宜以南京清秩處之帝猶優詔獎瑞已
而給事中戴鳳翔承階指劾瑞庇奸民魚肉縉紳沽

名亂政遂改督南京糧儲瑞為巡撫只半歲小民間
當去號哭載路家繪像祠之將履新任會高拱掌吏
部素銜瑞并其職于南京戶部瑞遂謝病歸萬曆初
張居正當國亦不樂瑞私授意巡按御史廉察之御
史親至山中視瑞瑞為殺鷄黍相對食居舍蕭然御
史太息去然居正憚瑞峭直難中外交荐終居正世
卒柳不召至十二年冬居正已死吏部欲用為左通
政帝雅聞瑞名命任以前職明年正月召為南京右
僉都御史道改南京吏部右侍郎時瑞年已七十二
矣跪言衰老垂死願先古人尸諫之義大畧謂陛下

勵精圖治而治化不臻者失之於貪吏之刑輕也諸
臣莫能言其故反借待士有禮之說交口而文其非
夫待士有禮而民則何辜哉因舉太祖法剝皮囊革
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貫論絞謂今常用此
懲貪其他規切時政語極剴直獨勸帝虐刑時議以
為非御史梅鷟祚劾之帝難以瑞言為過然察瑞忠
誠為奪鷟祚俸帝屢欲召用瑞執政有陰沮者乃以
為南京右都御史南京諸司素習媮惰瑞以身矯之
有御史偶陳戲樂欲抗太祖法予杖一時百司莫不
震肅而小人多不便者南京提學御史房寰自以素

賁墨恐見糾摘欲先發南京給事中鍾宇溥復力懇
之由是再疏醜詆瑞亦屢疏乞休慰留不允十五年
卒于官瑞無子卒時僉都御史王用汲入視葛悼敝
羸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士大夫醵金為斂小民
罷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醉而哭者百里不
絕贈太子太保謚忠介瑞生平為學以剛為主因自
號剛峯天下識與不識咸稱剛峯先生嘗言欲天下
治安必行井田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尚
可存古人遺意故自為縣以至巡撫所至力行清丈
頒一條鞭法其意蓋主于惠利元元云始故瑞者何

以尚廣西興業人由鄉舉歷戶部司務出獄後擢光祿丞又以劾高拱坐謫拱罷起雷州推官終南京鴻臚卿

吳薇字汝喬汝上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郎中嘗督餉宣府積羨數千金藏吏進薇厲色拒之出知廬州府為治責大體不尚苛細稅課歲千萬金例輸之府薇以代郵傳費西山薪故供官費弛以利民歲疫設醫局療之朔望詣學躬講經義置社倉社學訪行鄉約專務以德化民戒民毋有不孝弟毋怙奢侈毋鬪狠毋崇尚浮屠法復旌善申明二亭別

民善惡廬人莫不化之以憂去服除改保定其教
厲俗一如廬州無所事摘發而胥吏市猾自無敢越
軼其後嚴清總之與嶽齊名而嶽之德及人尤甚歷
山西副使浙江叅政湖廣按察使小西右布政使並
以清靜得民三十四年冬改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
六府畿輔徵發四出嶽素知其凋敝乃奏裁十六七
民力遂寬嚴嵩貪黷害政嶽心疾之甫浹歲遂引疾
去屏居南旺湖茅屋薄田粗給衣食出入跨蹇驢或
有諷其矯者嶽曰吾力能致與夫老不便騎故耳非
敢矯也嵩敗徐階寇採名德以貴州巡撫徵尋進左

副都御史協理院事時四十四年也徽至家僕入言
狀徽方端坐行氣止僕立門外良久乃下床了無喜
色隆慶元年歷吏部左右侍郎京察竣吏科給事中
胡應嘉有所中救疏未下徽詣政府抗聲曰閣下視
故事有考察去官而科臣敢留之乎幸無壞國體也
執政愕然亟下應嘉疏譴責之遷南京禮部尚書就
改吏部抑浮薄杜僥倖躬厲節儉南都縉紳憚之三
年閏月疏陳六事一言經筵皆具文宜時召近臣論
余考古二乞令九卿大臣班立便殿軍國政務以次
輪對三請優容直言以倡敢諫之風防塞壅蔽四言

宜從節儉為天下惜財毋虛外庫以實內帑五謂部
院題覆章奏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否則明列是非勿
持兩可六言先朝內批部臣輒引義固爭近多曲順
請遵祖制執奏帝善其言皆嘉納明年改兵部叅贊
機務未上給繇過家病卒詔贈太子太保謚介肅嶽
清望冠一時襁躬嚴肅見者莫不自失知廬州時都
御史王廷適守蘇州以公事相遇京口嶽召為金山
之遊所携酒一瓶肉一觔菜數束廷熟視笑曰具止
足乎嶽亦笑曰豈不足兩人食耶惟然論心竟日而
還廷深服其儉去廬日假一蓋樂雨至即命還之歸

自南都歷事不傳假借察以見容焉

諱太初字宗元始興人十歲補諸生長教行誼有聲里中舉嘉靖十七年進士授工部主事以憂歸起補戶部二十七年改戶科給事中數偕同列論事歷兵科左給事中冊封淮府覬遺無所受出為江西副使凜于風紀視權勢蔑如也清軍多所窘釋御史孫慎以失額為疑太初曰失額罪小殃民罪大慎無以難理郵傳過客無敢擾上官屬資其故人亦竣拒之嚴嵩專柄親黨多強奪民田治之不少貸年五十輟具疏乞休會邊廣西右叅政乃勉之官歲饑米翔湧勸

替撫便宜發糶貧民賴焉居二年以喪妻子杖劾徑
歸久之起故官河南未上擢南京右通政俄遷應天
府尹將赴南都而穆宗即位乞以叅政致仕不許隆
慶元年召拜工部右侍郎明年遷戶部左侍郎督倉
場責戚內臣侵民產太初躬親按視多斥還之民時
海瑞為僉都御史力薦瑞可大用太初性恬淡雅無
宦情至是屢屢疏乞休當事者強留之四年拜南京
戶部尚書在道引疾去家居田不及百畝讀書鼓琴
里人罕識其面尚書馬森嘗言平生所見清節士祇
二人謂太初及吳嶽也卒年七十五謚莊懿子晉以

貢生知上西州有直聲

嚴清字公直雲南後衛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甫釋
褐即與同年生朱賢具疏劾嚴嵩為當道所阻除富
順知縣公廉恤民治聲大起以憂歸起除邯鄲入為
工部主事歷郎中董作京師外城修九陵斤斤慎出
納吏無所欺侵省費巨萬工成當叙力辭止受加俸
再以憂去服除補兵部彊直敢任怨由是忤權貴稍
遷保定府故事歲籍民充京師庫役請議罷之賑荒
弭盜善政章聞人以此前知府吳嶽歷遷揚州副使
陝西秦政四川按察使右布政使並以清望為撫按

及言官論薦章十餘上隆慶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未上改四川清丈官川中自為按察使僚吏憚其風采相率厲名行少有墨敗者至是不煩教誡吏治益清先是郡縣卒歲團操成都清以為擾民罷之著人入貢裁為定額勿得一人其他條教務在利民而痛絕強宗悍吏無所假借以是毀者亦衆四年陝西賊流入四川境巡按御史王廷驥劾清縱寇當罷大學士趙貞吉言賊起鄖陝貽害川徼卽有非常罪守土臣不宜專責巡撫臣蜀人也深知清約已愛人省事任怨令蜀地歲荒民流方倚清如父母奈何

秦之臣竊嘆今日任事甚難欲為國家利小民必得
罪于豪右而論事者不察動以深文求之頃者海瑞
既去若清復繼之是任事之臣皆不免彈繫士惟以
全軀保位為得計矣疏奏不允命解官聽調清遂不
出萬曆二年起撫山西未赴改貴州歷兩京大理卿
三遷刑部尚書堅執法比不執權勢時張居正當國
廷中大臣多其私人尚書不附虎者獨清而已暨居
正卒沒馮保家得其籍廷臣覬遺者悉去之清獨無
名神宗深重馬會吏部尚書梁夢龍去即以清代日
封故事辦官材自丞佐以下皆親署無一倖進者中

外師其廉儉書問幾絕前年歲遽得疾歸神宗念清
不已數問閹臣嚴尚書疾愈否十五年兵部缺尚書
用楊博故事特詔起補且遣使趣行而清疾益甚不
能赴又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恭肅清初拜尚書不
能具服色末素屏帶以朝或問之曰公釋褐時七品
玳瑁帶猶在耶清笑而已王錫爵謂清與海瑞丘樞
操行畧同而瑞樞喜竊刻標異稍聞大體清持議本
人情色溫氣和人皆得而近之以清為得中道云

王選字繼津霸州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除紹興推
官入為兵部主事歷員外郎峭直矜節藥不妄交與

唯與同官楊繼盛善繼盛劾嚴嵩及其孫志冒功事
下部覆世蕃自為葉以屬武選部中周冕冕發之及
得罪尚書聶豹懼起所司以世蕃葉上遵直前質爭
豹怒竟覆如世蕃言及繼盛論死遂為資粥饘且以
女字其子應箕蒿父子大志撫他事下之詔獄事白
復官及繼盛死西市收而葬之出為山東僉事再遷
奇嵐兵備副使詰成禁奸有威名為撫按所忌論劾
去官奇嵐民相率訟寃詔許起用四十五年擢右僉
都御史巡撫延綏時部內數中寇戍卒寡弱遂至蒐
軍實練武勇得精兵萬人以其閒築外郭治邊墻繕

小斧河平胡諸墩堡軍聲漸壯其冬賊大舉犯定邊
固原總兵官郭江毅決賊遂殘城堡十餘總督陳其
學陝西巡撫戴才坐免遘亦停俸已巡按御史溫如
玉列上失事狀復議及遘兵部言遘以殘創之餘庸
大舉之寇不當深罪乃貶俸一秩視事遘在鎮戎備
甚修明年隆慶改元賊凡六入塞皆失利去而如玉
論不已竟解官候勘又明年御史楊鈺勘上其功遘
以故官巡撫宣府時總兵官馬芳驍勇賊不敢深入
遘乃大興屯田募民墾治輕其租奏行屯政便宜遘
儲賴之三年秋滿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四年召

拜兵部右侍郎省親歸尋起協理戎政神宗立張居
正東政遵其同年生雅不相能會有閱邊之議遵因
請行命往陝西四鎮峻絕餽遺時戴才為總督以薦
好致賀亦不受事竣遽移疾歸居正沒始起南京工
部尚書尋改兵部叅贊機務守俸中官丘得用濫用
營軍遵奏禁之因陳計安留都十二事得旨允行軍
政太廟十一年召拜戶部尚書先是奉詔蠲除免及
織造議留為銀百七十六萬餘兩命于太倉庫補進
遵言陛下歷十餘年之儲積僅三百餘萬耳今因一
歲蠲除即取補于庫計十餘年之積不足償二年取

補之資規金花額進歲當百萬自六年以後增進二十萬今合六年計之不啻百萬矣太倉之積非源泉也歲進不已後將何繼因言京通二倉糧積至八百萬石足供九年之需請量改折百五十萬石期三年而止帝以積貯資裕詔許一年時尚寶丞徐貞明御史徐侍請開京東水田遊力贊之議遂決故事戶部銀專供軍國不給他用帝大婚時暫取濟遠銀九萬兩為織造費至是復欲行之遊執爭未幾詔取金四千兩為慈寧宮陳設用遊又力持皆不納己陳理財六事請崇節儉重農功督逋負懲貪墨廣儲蓄務貢

帝報曰事關朕躬者已知之餘初所司議行是時釋
教大盛遊言者高皇帝有令僧道私創庵觀者戍文
皇帝將軍民私自披剃罪同乃今琳宮梵宇充塞城
內小民無知寧負公家之賦而私會香錢無敢少緩
至質當以應民生並困諸僧道年四十以下及無度
牒者悉令其歸農有聚衆修齋者坐以左道罪章下
禮部尚書沈鯉亟稱之請如遊言詔許之閱數日后
妃宦官多言不便事竟中止故事御馬監所畜御馬
歲供菽四萬七千餘石芻百七十餘萬末至是帝以
內操增馬詔加芻菽亦如之遊以為煩費請裁損詔

減六之一十三年改兵部尚書屏絕請托大帥李成
梁路遺偏輦殺不敢一至其門遊在戶部頗有執事
已為中官所嫉會帝閱壽宮中官持御批徑詣部索
馬遊以題本當鈐印司禮傳奉由科轉發至部無徑
下部者因援故事執奏帝不悅先是大學士申時行
以管事指揮羅秀屬遊補錦衣僉書遊謂僉書由南
北鎮撫遷任無越升例不許時行不能無望至是調
旨責遊擅留御批火教上體御史傅光宅黃紀賢顧
雲程李瑄因交章劾遊遊乞休去遊去張住循代之
給事中張養蒙言羅秀本太監滕祥家奴賄入禁衛

徂歲營求僉者尚書遂持正不從為所中傷而去遂
去未幾秀即贖次進用物議沸騰其故有難言者於
是斥秀在僭亦罷而人乃益思遠遠難退聲望愈重
焉以年高存問者再三三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天
啓初造謠恭肅

丘楫字懋實諸城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由行人擢
刑科給事中三十四年七月有倭賊六七十人失道
流劫自太原直逼南京兵部尚書張時徹等倉皇閉
守不敢出擊聞二日賊始引去南京給事御史以聞
并劾時徹及守備諸臣罪會時徹亦列上其事詞多

隱獲樞抗疏劾其欺罔由是時徹及侍郎陳洙皆罷
歸時帝久不視朝嚴嵩擅政樞疏言權臣不宜獨任
朝綱不宜久弛嵩深憾之四十一年春疏劾嵩黨寧
夏巡撫謝淮應天府尹孟淮貪黷謝淮坐免是年嵩
敗劾由嵩進者順天巡撫徐紳太僕少卿鄭本立大
理丞吳遵檢討吳可行吏部主事劉應奉詔留紳可
行餘皆貶黜三遷兵科都給事中劾南京兵部尚書
李遂鎮守兩廣平江伯陳玉讓錦衣指揮魏大經咸
以賄進詔下大經吏王謀革任己又劾罷浙江總兵
官盧鏜樞彊直勵風裁好搏擊一時墨吏聞風震懾

明年寇犯通州總兵楊選被逮及寇退檄偕其僚陳善後事宜指切邊弊甚悉帝以選勾賊欺君怒檄不早劾杖之六十斤為民餘謫邊方雜職檄歸敝衣一箇圖書一束而已穆宗在潛邸聞之嘆曰丘給事幸無死乎隆慶初起任禮科不至尋擢南京太常少卿進大理少卿以病免神宗立言官交薦會張居正當國雅不樂竟不召萬曆十一年秋始起右通政未上檄檄副都御史檄以一柴車就道偃宿野店為荷擔者所訶置不問既入朝慨然以澄清自任明年二月陳吏治積弊八事言臣去國十餘年士風漸靡吏治

轉污遠近蕭條日甚一日此非世運適然由風紀不
振故也如京官考滿河南道例書稱職外例給由撫
按官縣與保留彼獨無一不稱者予以朝廷甄別之
典為人臣市交之資敢于徇私而不敢于盡法不惟
惡無所懲而賢亦安勸此考績之積弊一也御史巡
方未報國門而密屬之姓名已盈私牘而臨所部而
請事之竿牘又滿行臺以豸冠持斧之威甘于末首
俯眉聽人願指安望其厲風霜動山岳耶此請托之
積弊二也撫按定監司考語必托之有司有司則不
顧是非侈如善考先達于監司由是監司德且畏之

彼此結納上下之分蕩然其考守全也亦然此訪察
之積弊三也邇來貪墨成風生民塗炭而所劾罷者
大都是單寒輕弱之流苟百足之蟲傳翼之虎即賦
織狼籍還登薦剌其嚴小吏而寬大吏詳去任而畧
見任此舉劾之積弊四也方今懲貪之法失之過寬
強人意者祇有提問一事無如豺狼見道狐狸是問
非不有提問之名也或陰縱之使去或累遠而不行
或批駁以相延或朦朧以幸免即或終竟其事亦必
博長厚之名而以盡法自嫌苞苴或累萬金而贓止
坐之錄泰革管或數十命而罰不傷其毫釐魯有一

進賦滿貫故勘抵死者乎此提問之積弊五也薦舉
糾劾所以勸懲有司也今薦則先進士而舉監非有憑
籍者不與焉劾則先舉監而進士縱有訾議者罕及
焉凡吾接差委之類專計出身之途于是同一官也
不敢接席而坐此肩而行諸人自分低昂而吏民之
觀瞻頓異助成驕縱之風大喪賢豪之氣此資格之
積弊六也州縣佐貳雖卑亦臨民之官也必待之以
禮然後可責之以法令也役使違科則無殊乎隸廁
任其汗踏害民而不屑于禁治禮典法兩失之矣掌
校之職賢才所聞今不問其職業而一聽其所為及

至考探則曰此寒官也禁與之上考若輩知上官不
我重也則因而自棄知上官必我憐也又從而日偷
此處任取教職之積弊七也科場取士故有門生座
豆之稱若巡按舉劾其職也乃劾者不任其怨舉者
獨冒其恩尊之為舉主而以門生自居筐篚間遺終
身不廢假明揚之典開賄賂之門無惑乎清白之吏
不彙見於天下也方今國與民俱貧而官獨富既以
官而得富遂以富而市官此魏道之積弊八也要此
八者敗壞之源不在于外從而轉移亦不在於下也
若杜預鎮荊州數餉道朝責曰但恐為害不求益也

夫止于避害且然况紛紛求益者乎昔齊威王烹一
所大夫封一卽墨大夫而齊國大治陛下誠大奮乾
綱痛懲吏弊則風行草偃天下可立治矣疏奏帝稱
善勅所司下撫按奉行不如詔者罪頃之言故給事
中魏時亮周世選御史張楨李復聘以忤高拱見黜
文選卽胡汝柱以忤尚書被傾此皆才足見用宜賜
甄錄至於御史于應昌構陷劉臺與王宗載達成而
應昌止罷官勞堪廼撫福建殺侍郎洪朝選御史張
一鯤監應天鄉試王篆子之昂因緣中式錢岱監湖
廣鄉試先期請居正少宗選就試會居正卒不果遂

私許與予之衛曹一葉身居風憲盛稱為保為顏令
大臣朱建則結馮保為父尤七為 此數人者得罪
名教而亦止罷官此綱紀所以不振人心所以不服
臣初入臺警掃除積弊今待罪已三月而大吏之恣
肆小吏之貪殘小民之怨咨四方之賂遺一皆如故
臣之不職亦可見矣請賜罷斥用儆有位時已遷刑
部右侍郎優詔報之時亮等得召還則應昌等籍取
盜三秩馬未幾借中官張誠往籍張居正家輝初為
居正所控人謂持之必急比抵荊州張氏篋篋所寄
雜堊玉篆骨者吾傳作舟高志進數家餘無建美者

遷轉左侍郎增俸一秩明年拜南京吏部尚書尋卒
贈太子太保謚簡肅子雲章繼子雲峯皆舉進士雲
章深州知州雲峯廬州知府

袁洪愈字抑之吳人舉嘉靖二十五年鄉試第一遂
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擢禮科給事中剛介疾惡恥隨
俗湛浮檢討梁紹儒阿附權要交通賂遺壁招權駕
官穢跡顯露并論尚書萬鏜侍郎葛守禮不能表正
率下詔切責鏜守禮下壁詔檄斥紹儒于外時論快
焉已陳邊務數事言遠東大同宣府兵不當調入內
地請留戍本鎮聞警馳援薊鎮邊取諸都軍及外

郡班軍已足不當復擾畿民士不用命宜令將得行
法將不用命都指揮使以下總督得行法千戶以下
總兵官得行法詔俱從之洪愈久次當遷蒿扶憾屬
吏部尚書吳鵬故抑之已出為福建僉事歷河南叅
議山東提學副使湖廣叅政所在以清節著稱蒿敗
召為南京太僕少卿歷鴻臚太僕光祿太常四卿皆
在南京隆慶五年以疾歸萬曆初張居正當國洪愈
其同年生不通書問居正遂不召十一年居正已卒
乃起故官遷南京工部右侍郎進右都御史掌南院
事就改禮部尚書會南京御史譚希思諫外戚李文

全不當襲伯爵內臣提督太和山者不當預民事禁
中不當屯兵操練且請循舊制內閣設絲綸簿以重
王言宮門置鐵牌約勅宦官以杜干預帝意不悅諸
官復群擯之詔詰絲綸簿鐵牌並載何典下南京都
察院勘訊將坐希思誣罔時代洪愈者辛自修未至
洪愈曰忠言難得老臣不為代明誰復明之者乃具
言希思所陳載王可大國憲家猷薛應旂憲章錄二
書希思偶感時事謬為當復言誠狂慧心實無他乞
特賜寬貸帝以所據非頒行制書意誦希思謀職洪
愈尋上疏請禁干謁又極諫屯田廢壞之害乞勅邊

臣核地盡力開墾新墾者永不起科率募商就耕
以所收粟麥中鹽免內地飛輓皆議行已請保聖躬
崇真儒敦教本帝褒納焉十五年復起南京吏部其
冬引年乞休帝重其清德加太子少保致仕洪愈通
籍四十餘年淡然無欲不競榮利故雖致仕通顯率
在散曹既謝所居不增一椽出入徒步如寒士遠近
莫不重卒年七十四歲贈太子太保謚安節子一鶚
以廢仕治中至饋粥不繼以死洪愈遂不獲葬周孔
教為地撫捐金塋之希忍茶陵人歷右副都御史巡

撫四川

論曰嘉靖凋敝之餘士大夫習尚圓通毀方削介海
瑞吳嶽諸人懷蹇諤之節抗直道以激清風可謂皎
皎埃溘者矣神宗中葉廟堂尚務姑息政紀不修上
下媮惰瑞及丘楫將糾之以猛補偏救弊亦各以其
時也至欲痛行嚴酷復舉洪武初政得無矯枉過直
乎瑞之論亦太傷激矣